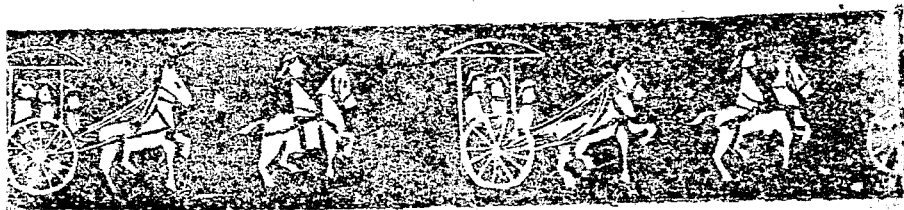


歷史故事

王春著

新華書店發行

一九五四年四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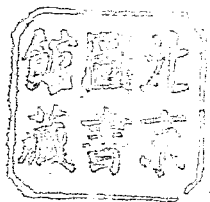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叢書

王春著

◆ 定價八角 ◆

新華書店發行

一九四五年五月



歷史故事六篇

『楊家將』		(一)
秦檜		(六)
宗澤		(二一)
愛國詩人陸放翁		(二八)
文天祥		(三五)
『鐵面心史』的故事		(三三)



『楊家將』

照歷史事實說來，『楊家將』這個名詞，可以包括十個人。第一個當然是大將楊業，他有七個兒子，還有一個有名的孫子，再就是他的部將王貴。此外戲台上的無稽人物，大約都是縮小戲劇本的人們虛構的，不足為信。

楊業是山西太原人，他的父親名叫楊信，做北漢的官。這裏得先把北漢的來源說一下：『五代』的第四個朝代名叫漢，是匈奴的子孫劉智遠建立的。這個朝代被周滅亡，他的本家割據了山西，仍舊叫做漢；因為歷史上叫漢的朝代太多，爲了區別，所以後人稱他爲北漢。周滅於宋，一直到宋朝的第二個皇帝（太宗）才打開了太原，楊業亦於此時回到中華民族的治下。他未歸宋以前，已經是有名的戰將，號稱『無敵將軍』。歸宋以後，委他做代州刺史，專門担任防禦契丹的職務。契丹就是唱戲裏邊的『北番』，這時國號『大遼』，佔有今天長城內外各地，以現在的北平爲『南京』，大同爲西京，瀋

陽爲東京，熱河南北爲中京、北京，和宋朝的領土差不多一樣大，整天向東侵略不已。楊業初到邊上時，契丹便入寇一次，一直衝入雁門關；楊業領了幾千人，繞道出關，從契丹背後打過來，敵人全軍潰沒。由此，契丹看見『楊家旗』即遠遠躲開，不敢傍近。

中華民族和異族鬥爭的歷史，從來就是血的歷史；楊老將軍，也是於歷過幾十年鬥爭後，最後爲中華民族流乾了血的人。而他的犧牲，却是被一些貪功小人用激將法陷害的。宋太宗雍熙三年（九八六），派大軍北伐，以潘美爲行營都部署，楊業爲副，另外派了兩個人——一個叫王侁，一個叫劉文裕，代表朝廷督戰。起先打了幾次勝仗，晚復了雲、應、寰、朔四州。後來大將軍曹彬在歧溝吃了大敗仗，諸路兵不敢再進。潘美楊業等亦退回代州。宋朝下令叫他們掩護四州人民撤回內地，暫且停戰。這時候，遼的聖宗皇帝初立，母后蕭氏執政；這位蕭太后親率十幾萬人馬，反攻過來，又把雲州奪回去，聲勢很大。楊業對潘美等說：『現在敵勢浩大，不可浪戰，最好遼朝廷命令掩護人民撤退，以免損失。潘美本無成見，不料那位王侁却說：『我們領幾萬精兵，却如此怯懦，如何立得功名？』劉文裕也附和這種意見，王侁並且威嚇楊業說：『你素稱無敵將軍，現在願』

殺敵人却不打仗，莫非想投降嗎？楊將軍沒有念過書，不知道堅決用戰略戰術的原則去折服這個小人，於是慨然曰：我並非怕死，只是怕誤了國家的事，你們既然懷疑我胆怯，那我就請做先鋒隊陷陣好了！臨出發的時候，又哭着和潘美說：我失身北漢，本該戰死，國家不殺我，使我得以效力，我早就有爲國戰死的決心。此次出軍，必無好處，希望你云陳家谷口佈置援兵等我，如果我退到陳家谷口不見援兵，全軍就沒一個人得有生還的希望了！楊業去後，潘美王侁就率兵駐于陳家谷口等待。

敵人十萬，楊業只有幾千人，如何抵抗得住？偏是王侁這小子，一心想得功升官，根本就不懂得打仗是甚麼，他在陳家谷口從早晨待到上午十點鐘左右，就急了，上台一觀，只見黃沙遍野，不見人蹤，他就以爲是契丹跑了，楊業打了勝仗；於是爭功心急了，竟領兵離開谷口向前邊找起勝利品來。潘美制止不住王侁，自己也離谷口往西南移動了一二十里。塞外地理，他們並不熟悉，一離開固定地點，連方向也弄不清，還說什麼救援？但這時楊業却身陷重圍了。

楊業率領部下，從早晨一直戰到天暮，將士傷亡大半，箭射完了，光剩下空弓，刀

也砍缺了，馬也疲極了，人的饑疲，更不用說。他拚死戰到陳家谷口，滿望着救兵，誰知一看之下，沒有一個人，他於是絕望大哭，乃率將士同身死戰，決心犧牲以報國家。最後，直戰到半夜，部下死傷殆盡，兒子延玉，部將王貴都戰死，他亦身受幾十處傷，馬倒不能前進，遂爲契丹所擒。被俘後他嘆了一聲說：本意爲國家守邊，乃爲奸臣所逼，至於此地，不死還等着和敵人講什麼？於是絕食三日而亡。

這件事，引起了宋廷的震怒，認爲潘美等人首先逼迫老將去陷陣，後來又攔離谷口，不作救援；聽到楊業的敗報，更麾軍退却，把楊業全軍丟給敵人不管；因此把潘美降官三等，王侁、劉文裕革職充軍。另外把楊業的兒子們都提升作將官。

楊業有七個兒子，除延玉戰死外，剩下的是延朗，延浦、延訓、延環、延貴，延彬。延朗後來改名延昭，就是楊六郎。楊六郎這個名號，也是契丹給起的，因爲他是繼續父親守邊二十多年的大將，遠人懼畏，所以尊敬他，不敢直呼他的名字。

楊六郎的兒子，名叫楊文廣，也是宋朝的名將。

頂能戰而跟着楊業犧牲的，是他的部將王貴。這是一位七十三歲高齡的老將軍。當

楊業轉戰到陳家谷口時，眼看沒有生還的希望，乃召集部下嚮話說：『我爲大將，理當戰死，你們可以分散突圍，回國報信。』將士都說：『老將軍至此，我們絕不忍逃走，寧可一齊戰死！』這時王貴越發表現英勇，他白髮綰髻，手裏已經只剩下一張空弓，但還打死了幾個敵人，馳突幾十個圈子，最後墮害。

因爲楊業這一戰是異常悲壯的，在歷史上和他這一次戰爭的情況非常相像的，只有李陵塞外之戰。但李陵遭遇了他的同一環境，却投降了；而他是作了偉大的犧牲者。因此，歷來的小說、劇本、關於記述楊家將故事者，就不知多少。這完全說明人民心中充滿着追悼先烈熱愛民族的寶貴情緒。但有點不對的地方，就是不該隨便把歷史改造得不像樣子。例如把楊文廣改爲楊六郎的孫子，中間硬多出『宗保』一輩！又添出『楊八郎』等人。還有，把潘美改爲潘仁美，並且形容得太壞；又有了佘太君、穆桂英……等等之：虛構過甚，以無爲有；而民衆文化程度低，便以假爲真，弄得亂七八糟，連楊業的名字也改成了楊繼業了。

秦檜

秦檜本是宋高宗的父親徽宗時候的混帳京官。金人打開了汴梁，徽宗和高宗的哥哥徽宗一齊做了俘虜。他也被金人捉了去。同時被俘的多少忠臣烈士，有的被戮害了，有的被永遠監禁着。惟他却不路上便巴結上了金國大將撻懶，做了個親信差役，並且從此便忘記了亡國的慘痛，一直做起金國的走狗來。直到金人又一次南侵，他便給撻懶參謀軍事，運辦給養，金人封他爲「隨軍轉運使」。

這時候，金人侵宋的戰爭已經連續了二十年了，金人其實不想打仗了。因爲十二世紀的金國，和今天的日本帝國主義並不相同；那時金人還是以游牧爲主的民族，他侵宋的目的，原只注重在搶掠現成的金銀財寶，並沒有計劃着怎樣來統治「佔領地」。另一方面，是宋朝這時候有了一批抗敵大將，連岳飛在內，他們都帶着大兵，下了決心，一定要驅逐金人出境；這使得金人自己也感覺到有敗亡的危險。還有一個使金人無法對

付的問題，便是如同今天的華北江南一樣，金人所到之處，都遇到了廣大人民的游擊戰爭，在歷史上把這種隊伍叫做『忠義社』。這種民衆游擊戰爭，真把國小兵少的金朝侵略軍陷入中原的泥潭裏了。金人對付當時中國民族反侵略戰爭的辦法，第一步是『以華制華』，那就是如同日寇扶植汪精衛一樣，竭力建立偽組織，首先是立張邦昌爲楚帝，接着又立刻殺爲齊帝，以爲這樣可以拿幾個漢奸的面目來麻痹中華人民的民族意識。可是這兩個無恥傀儡，只是被更滿勝的民族反抗思潮壓倒下去，沒有收到一點成效。因此金人便想直接誘宋朝投降。好在佔了土地，也不過搶掠些現成財寶，只要宋朝肯年年進貢，還不比自己冒上危險去搶省便得多嗎？

金人既然想出了這條合算的道路，便決定先派一個漢奸回宋朝去做投降策動的內奸工作，這就輪到秦檜上來了。那時他正跟着捷報的侵略隊伍走到楚州，捷報便派他回去做賣國活動。他於是帶了妻子王氏一直跑回杭州，拜見了宋高宗，那時他自己騙人說是賄賂了金國看守他的獄卒偷跑回來的。這話除了少數『親金派』的漢奸們，誰也不相信。

他回朝發表的第一項『政治主張』，叫做『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』。這話的意思就是說：凡是淪陷區的中國人民，應該永遠算做金國的奴隸；只有殘存的這點領土上的人民才可以承認爲中國人！後來宋高宗也覺得這種漢奸言論太不像話，所以曾經問過他：『我自己也是個北方人，應該歸誰？』可是這個皇帝，却有個最大的弱點，便是苟且偷安！只要一可以偷享奴隸式的和平娛樂，便甘心接受永遠的亡國滅種條件；同時他還害怕被俘在金的他那欽宗哥哥回來，搶了他的皇位。所以他一聽秦檜說可以保證金人不放欽宗回來，又可以請求金人劃給一小片土地供他過活；於是他便決心向金人屈膝投降，而秦檜的宰相便也一連兩次的做起來了。

紹興十年秋天，宋朝在河南鄆城打了個大勝仗，還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朱仙鎮大捷。這個偉大的勝利戰鬥，是岳飛將軍指揮的。

岳飛是河南湯陰人，自幼參加隊伍，一直就以恢復中原驅逐金人爲自己的責任。他的母親尤其爲我們民族的母親模範！雖不但鼓勵自己的兒子上戰場，並且怕岳飛志向不堅，還在他脊背上刺上了『精忠報國』四個大字！從此岳飛更專心殺敵，二十年間，打

了幾百次大仗，當時同胞，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，一直都跟着他幹。

紹興十年這一年，正是金人加緊進攻，壓迫宋朝投降的嚴重危機時期。金將兀朮集合大軍十幾萬向河南進攻，岳飛那時候駐紮在郾城，已經收復了黃河以南的一大部失地，並且打發投在他手下的驍勇軍領袖梁興渡河而北，聯絡中條、太行一帶的『忠義社』，深入敵後，使得金人進退不得。兀朮看到這樣情勢，眼見得侵略戰爭是完全失敗了，便集中軍隊，準備和岳飛拚死一戰。當時岳飛的大軍分在各地，自己帶領的只有不多的人馬，仗着他的天才的指揮，加上他的兒子岳雲和部將張憲以及全體將士的忠勇，僅僅用了五百人，竟把兀朮的十萬人馬打得一敗塗地，兀朮自己逃遁而去，僅以身免！經過這一次大勝利，在所有淪陷過十餘年的土地上，民衆都自動起來殺死偽官，趕走金國人；焚香結彩，迎接岳飛的軍隊。而梁興號召起的『忠義社』，則分爲幾十路，每路都打着岳飛的旗號，到處嚇得金兵大叫『岳爺爺』而逃。那些從前被迫降敵的將官們，這時也都帶着隊伍反正過來，前後不下十餘萬；甚至兀朮的女婿龍虎大王的部下，因爲『反感』的原因，也都暗暗接受了岳飛的旗牌令箭，準備乘機投降。那些金兵常常聚議說：

『誰倒一座山倒還不算什麼，惟倒岳家軍，却是你想！』兀朮跑在路上，大哭說道：『自從興兵以來，沒有打過這樣的敗仗，想來中原是佔不成了！』岳飛却聚集諸將到朱仙鎮，佈置兵計，說：『不久打到黃龍府，和諸君痛快的飲一場！』

這時候，就又該秦檜出場了！兀朮敗後，寫信給秦檜道：『你整天說『投降』和『』，却看着岳飛給我吃這樣敗仗；如果不殺岳飛，有什麼和平可圖呢？』秦檜接到這道指示，便正當着岳飛兵馬預備渡河的當兒，一天發了十二道金牌，立刻調岳飛還朝，不許再抵抗金兵！專制時代的命令，雖然還許比不上今日蔣介石的『法令軍紀』之黑暗，但岳飛却也無法反抗，只有拋下數十萬跪着哭留的中原同胞，含着淚撤退到江南！從此以後，黃河南岸，便再也不是宋朝的天下，中原的百姓，便長期做了異族的奴隸了！

岳飛還朝後，到了第二年，秦檜的投降事業，還沒有做成功；因為金人說：『不殺岳飛，絕不撤兵！』於是秦檜便血口噴人，硬說岳飛『謀反』，捉拿過來，下在監裏兩個月，派了幾個奸賊日夜嚴刑拷打，要岳飛承認『謀反』是實。岳飛脫了衣服，把『精忠報國』四個字給這般奸賊看，告他們說：『這就是我的證據了！』兩旁邊執刑具的差

役，都感動流淚。可是秦賊一定要殺他，便偷偷給了間諜的好賊万俟卨一個紙條，叫他們把岳飛暗害死在風波亭上，却一面宣傳說是因病死了！可憐我們的民族英雄，這時才只活到三十九歲！岳飛既死，宋朝乃安心投降，不只「北人歸北」，連遠在江邊的安徽北部也歸了「北」了！當時另一位大將韓世忠心中不服，問過秦檜：「岳飛到底犯什麼罪？」秦賊說：「其罪莫須有。」翻成現在的話，就是說「不一定要有什麼罪」。韓世忠說：這「莫須有」三字，怎麼霸得過天下人？可是岳家軍畢竟就是這樣被摧折了！宋朝的江山從此不久就滅亡了。

宗澤

愛國詩人，是應該歌頌愛國英雄的。民族的詩聖杜甫，曾有一首追吊諸葛丞相的詩，最末兩句說：

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

誰知道隔了三四百年，這兩句沉痛扼腕的詩，竟又作了七十高齡的救國老英雄宗澤的絕命詞！經宗老將軍臨死高喊出這兩聲，真不知道激動了多少民族志士，鼓舞起多少沉痛的國魂。從此人們儘管不深知宗元帥的生平大節，但一提起這兩句詩，便自然會聯想到白髮帶兵的民族老英雄，同時聯想到憂國憂民的詩聖杜甫，聯想到鞠躬盡瘁的諸葛武侯。詩人、偉人所以這樣一同成爲民族的崇敬中心，就因爲中華民族的偉大，因爲他們同是民族精神最好的體現者。

說到宗元帥，別處不清楚，但在晉東南的民間，却是非常熱悉的。因爲土黨戲唱的有一連十幾本宋朝戲，內中的人物，就是以宗澤和岳飛爲中心；所以這兩位先烈，真可算是婦孺皆知，隨便在潞、澤一帶，叫一個鋤地的老百姓來問一問，沒有不對這兩位民族先烈表示萬分崇敬的。但可惜劇本的情節，是根據精忠岳傳寫的；精忠岳傳已經是胡說八道的書，編戲的人更隨便胡拉扯，使這些先烈的真面貌，反而被模糊起來。甚至以前有人發表政見時引證到歷史，還相信了岳傳和戲文，認爲張邦昌真是給金兀朮祭了旗。

這些都是錯把小說當歷史讀之過，我們現在學習文化課，此點應該糾正。

宗澤是現在的浙江義烏人，字叫汝霖。幼年時候，中過進士，一直到六十八歲時候，還在做小官。當他六十八歲這一年，金人南犯，汴梁被圍，他正在四川巴州的小官任上，奉調回京。到汴後，大家正在籌劃投降辦法，他極力反對。金人退後，有個出使金國回來的漢奸叫王雲，向朝廷宣佈說：金人雖已退走，但不久必當從邢台、磁州，武安這條路再來，應該叫這一帶堅壁清野。宗澤說：敵人進犯道路，你怎知道？這必然是敵人準備西從潞、澤，東從大名、開州入寇，叫你回來造謠言，把磁武一帶先弄成空地，自困我軍！王雲被他戳破奸計，便鼓動朝臣，攛掇宗澤去出守磁州。

然而磁州這時是沒人敢去的！敵兵退走後，地方被擄掠殘破，人民逃亡餓死，土匪如毛，敵人又游騎四佈，揚言大舉；一般做官的逃跑不暇，誰還敢再渡河北上？不說磁州，對於當時的汴梁情形，宗澤就記的很清楚，他說：

「義虜長驅，京邑陸危，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。而宰臣遷家，郡守聽垣，縉紳士大夫陸竄水奔，無一犯難者。」

津梁如此，河北可知。但是宗澤却毅然去了！他一到磁州，便聽說敵人果又來了，北攻異定，東走大名趨汴，兩路都阻礙，武不遠。

宋朝的主和賣國內閣，從開頭到帝昶被害，可以說有接連的『三代』：第一代是張邦昌，他的對頭是李綱和韓師道；第二代是黃潛善和汪伯彥，他的對頭還是李綱，再一個就是宗澤；第三代是秦桧，岳飛自然是他的死對頭了。三代賣國內閣都得了勝，所以宋朝就滅亡了！黃潛善、汪伯彥，這時都是安陽、大名一帶的地方官。金人這回從東路進兵，圍了開封，逼住徽、欽二帝，硬要徽宗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到熱河去，說這樣就可以解汴京之圍。黃奸王雲又極力德惑，說他自己願意保去保回。康王走到磁州，見了宗澤，宗澤說去了再莫想回來！萬萬去不得！同時磁縣民衆因爲上次王雲造謠敵人要從這裏來，結果使東路不設守備，致敵入京，早就恨死這個賣國賊；於是數萬百姓留在了康王，打死了黃奸王雲。康王不走了，但又怕磁縣危險，不敢住，回到安陽。這時候，這位將來做南宋高宗皇帝的康王趙構，便同時遇見了兩個賣國之賊，那就是黃潛善和汪伯彥。自然，他也還遇見了岳飛，然而後來却重用奸賊而殘殺岳飛了。

康王到安陽，徵、欽用臘丸傳密旨，委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宗澤爲副元帥，叫他們起諸路兵馬勤王。依宗澤，要即日大舉，決戰汴梁城下；但張邦昌却天天來信說：『和議將成，不可自我挑釁，得罪友邦！』再加上諸路將帥觀望不進；康王又聽了汪、黃的話，主張『坐看事機』。急得宗澤孤軍獨戰，雖小捷不斷，終不能渡河決勝。一直遷延到次年四五月，敵人擄了徵、欽，洗劫了所有的中原財富，拿京師圖書館的幾萬卷圖書墊了道路的泥濘，安然回師北返，康王才東走淮河，卽帝位於商丘。

康王是無心於恢復河北的，汪、黃又竭力主張逃往江南。大家都嫌宗澤的主戰計劃礙手，便重複了王雲龍害這位老將軍的計策，決定大家往南跑，却留下他留守汴梁。然而這正是宗澤所要幹的事情。他到汴梁後，安撫百姓，整頓兵馬不說；最有名的是他的招撫『盜賊』，成爲歷史上有名的偉大事業。

所謂『盜賊』，就是不甘心降敵的人民自動組織起來的義勇軍。這種隊伍，有一種弱點：就是初期的紀律往往不好，而且缺乏軍事智識，沒有遠大的政治眼光。這是農民革命軍必然的通病。當時這些竊起的農民軍，總數有一二百萬，大都在太行山一帶，所

世名爲『太平無疆』。最有名的是：丁進有衆數十萬，李成齊衆數萬，涇角牛徽進有衆百萬。此外馬繼、王六郎、馬卓、李貴。……等，頭領不知有多少，隊伍更不知有多少。大家縱橫大河以北，敵人看也不敢看；所有宋朝將領，又抱階級成見，硬說這些人是『盜賊』。所以他們不只怕敵人，也怕『盜賊』；結果就只有媚敵人以制『盜賊』了。宋徽宗開元爲國，六十九歲的白髮老翁，單身獨馬，到各山寨去拜訪他們的頭領，『一經訓練，大家應聲涕泣，都願意爲國家民族決戰到底。到了次年春初，宗澤已有這萬萬義人馬踏破的精兵百餘萬，沿河設守，百戰復業，可以大舉北伐了。就是小說上胡國瑞的『金刀王義』，其實也是宗留守的忠義部下，何曾有造反之事？

宗澤在汴梁，共是二年。二年之間，人民生活復上軌道，軍威又大震中外，不管甚麼人，不管是『忠義人馬』，一律尊稱他爲『宗爺爺』，所以八十年後的陸放翁，在詩裏邊還說『劍池曾從宗爺命』。他從到汴梁至臨死，共同給宋高宗上了廿四封『乞回鸞閣對表』，一封『乞都長安表』，二十五封書寫盡了血淚，陳盡了利害；但乞權管由他乞，『忠義』卻是日日向南遷！他扣留了全國的偵探，汪、黃卻奏他是奸臣，得罪友邦！

他說汴梁好，汪、黃卻說金陵好。汪、黃其實安心想除掉他，但還虧高宗念起磁縣的事，保全了他。沒有弄到晉豫的下場地步，但也還親筆去信責備過他『不遂朕心』。這在陸放翁說來，叫做『公卿有黨排宗澤』。這個『黨』，就是『汪黃黨』。宗澤是給他們獨橋賣河天險。由他們驅盈放縱於後方的。

建炎二年七月，宗澤七十歲。這時他決意北伐，一面給朝廷上『出師表』，一面給沿路人民、僞軍發露布說：

『一、訪問邊寨中多是我國積善良民，偶被驅虜；其赤心忠孝，思念生處父母血屬。但無路自新，實可憐憫。當所遣大兵前去，悉倉卒之間，不暇辨別，枉有殺戮。』
『二、你等若不虛生無墳墓鄉井，痛心悔禍，可以相助回戈，掩殺外人。永爲我國太平赤子。』

一面又給河北百姓送『執照』，要他們於『大軍到日執呈，免致誤被殺戮。』同時還號召契丹人作復國運動。這時他的水伍精強，糧械充足，忠義將領，人人都準備即日渡河衝鋒，直捣幽燕；北方人民得了條布，更家家組情報，探消息，準備慰勞品；輿枕復

國，眼淚就在指目。然而不幸呀：朝廷命令不來，宗元帥悲憤填膺，竟一病不起！

宗元帥是七月十二日死的。死的時候，就沒有說旁的話，只是馬上邊所引杜甫的兩句詩哭罷了：「道，又大呼『渡河』三聲而亡。」

他死後，朝廷命杜充繼任留守。可是杜充怎比宗元帥？人民義勇軍失掉領導中心，散亂瓦解，不幾時，金兵三次南犯，杜充拔腿跑到江南，在金陵按兵不動；一直讓金兀朮追趕宋高宗到福建入海。這就知道宗澤對國家存亡的關係了。

宗元帥的兒子叫宗穎，還有五位孫子。精忠岳傳上胡編的那些什麼『宗方』之類，都是瞎扯，沒有那回事。

愛國詩人陸放翁

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

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！

這首詩，是很流行的，原是南宋大詩人陸放翁臨死時候，給他的兒子們寫的遺囑。詩的意思是說：本來知道一死就什麼事也不管了，但國家的一多半土地被敵人佔領着，這件傷心的事情却永不能放懷。兒子們要是孝順的話，看到了自己的隊伍恢復了中原的時候，千萬不要忘記在祭祀我的時候趕緊告訴我一聲！這意思，說盡了一位愛國家愛民族的八十多歲老國民飲恨死去的滿腹遺痛。

陸放翁出世的時候，正是金人大破汴梁，兩個皇帝被俘擄，中華民族被鬧得國破家亡的時期。他後來追敘那時代的淒慘情況是：

層城月落冤魂泣，百里腥風戰血新。

而老百姓流離逃難的情形是：

人懷一餅草間伏，往往經旬不炊爨。

他在這樣九死一生的環境裏，掙扎着生存下來。但他稍稍長大以後，就認定當時國家民族的惟一急務是復仇。而且自己還存着很大的恢復祖國的抱負，準備施展。可是事情不歡：趕他的舅舅到十五六歲的時候，能領導抗戰的老將軍宗澤就已經死了，岳飛也已經

殺害了，想圖成功了，秦檜的威權鞏固了，從此大勢已去，再不會得到恢復的機會。陸放翁那時候正是熱誠天真的年青人，不曉得南宋君臣儉安苟活的居心。所以他還滿懷熱望，去參加了一支救亡軍隊，做了書記官，跟着隊伍從荆襄走到四川，一直轉移到陝南漢中。自己還爬上大散關，觀望了秦晉關備的故國雲山，擬就許多攻取路線，打算先取陝西，然後由大軍東路攻徐州入山東，中間復汴洛向河北，三方大舉，驅出金人，收復整個河山。一直到這時候，年青的陸書記官，可說還是只抱着一腔勝利計劃和勝利信心的。然而宣布國家命運的聖帖下來了！那就是南宋皇帝的『和戎詔』——投降敵人的『命令』。這詔書實行了秦檜的『南方人暫時還算中國人，北方人送給金人做奴隸』的『南方人歸南，北方歸北』政策，命令各總將士都要放下武器，誰也不許得罪『友邦』！這一來，陸先生才知道誤奸常道，將士沒有立功的希望。所以他沉痛的寫出來：

生逢和親最可傷，
幾聲金絮檢胡羌。

衣冠太白收光芒，
報國欲死無戰場！

『太白收光芒』，是古時一種迷信傳說：太白金星要是太不明亮的時候，就是胡人應該

滅亡的時候。放翁先生果然看出太白星的變化來了，沒有不關緊要，但緊要的就是他憤慨爲國家戰死，却尋找不到戰敵的戰場，這就像『九一八』以後我國人民的處境，因爲戰場被蔣介石之流那時變作給敵人送金銀綵緞的送禮場了，愛國志士，如何不哭？

但是志士的哭，還不算最痛的。最痛的應該是淪陷區人民的哭聲。當時南宋的疆土，東部以淮河爲界，中間以漢水爲界，兩有四川，漢中一帶算是游擊區，自淮漢以北的人民，就完全做了異族的奴隸。不管南宋出下多少大聖賢，像朱夫子、陸象山之流，但他們也都只能和陸放翁一樣，長嘆一聲：『死前眼不識中原！』可是中原究竟是怎樣的呢？放翁先生說：

三萬里河東入海，五千初嶽上臨天。

這民淚盡胡塵裏，南望王師又一年！

河山是美麗的，但人民却在胡馬的踐踏下流眼淚，眼淚乾了，恢復的隊伍還沒有來，這種日月，如何難熬呀！『這民』就是淪陷區人民。這種人民的眼淚，是最傷心的眼淚。

放翁先生說不能空談抗戰工作，他更來批評政治，他說：

他說：

和我詔下五十年，將軍不戰空臨邊。
朱門泥泥接歌聲，腐馬肥死弓斷弦。

太平翁十九年，父子氣焰可薰天。

「太平翁」，是一般無恥官僚送給秦檜的美號。總之，這些就是南宋君臣的生活。
至於政治呢？

榮河溫洛帝王州，七十年來禾黍秋。

大事都爲朋黨誤，遺民空嘆幾時遄。

「朋黨」其實就是奸黨，先有秦檜的一黨，後有韓侂冑的一黨，不管那一黨，總都是以要害忠臣爲務。難道去管那是黃帝子孫的領土？遺民被敵人欺凌了六七十年，沒人來救援，自然悲憤着歲月太長久了。關於這種遷延日月的事情，放翁先生還查過歷史：

中原戰亂古亦聞，那有逆胡長子孫？

可是這回竟讓外族統治了北方七八十年。除逆漢奸，誰不扼腕？

而且宋制的事情，並不是一天弄壞的。放翁先生追論金人入寇當初的情勢，就闕爲：

當時韓岳兩將，駕取可使復中原。

宗澤和岳飛的威靈，人人敬服，所以：

亂盜皆從宗岳命，遺民猶望岳家軍。

然而內裏的情形是這樣：

廟堂有黨排宗澤，慷慨無人用岳飛。

這種『排宗澤、殺岳飛』的政策，在南宋是一貫的，所以國家非弄到滅亡不可。

放翁先生這種批評戰鬥的精神，一直繼續到晚年，如詩：人已七八十歲了，這才知道自己真正沒有了報國的機會，所以他寫了一首給朋友看的詩說：

大散關頭北望秦，誓將輕騎掃胡塵；

收身死向邊梁社，何只明朝兩世人？

是說：把幼年的志氣和今天的現實對照起來，簡直是睜着眼就活了兩輩子——

個飽食遠大的青年，被壓制成一個種茶的老朽，而志氣則未出一口。這以後不久，就到了給他的兒子們寫那首悲痛的遺囑詩的時候：

和他是朋友的有朱熹——朱夫子，而朱熹則被人罵做麻木無血氣之人，因為他丟開黃河流域的江山人民不說，整天和南宋皇帝去講什麼周公孔子之道。同時，還有位辛棄疾，這却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大詩人。幼年時候，淪落在山東的義勇軍中；自己親勵主帥歸朝，一面親身浮海到杭州接洽；不幸接洽未好，主帥已被人觀害；他又星夜返到山東，號召起舊部曲，緩歸祖國懷抱來。可是回來便回來，南宋不反攻還是不反攻。他只好脫下戰袍，整天填詞喝酒，和陸放翁一樣找不到出路。然而一文一武，總算是南宋兩位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了。

陸放翁他們，可算是不幸的志士，真正叫做『生不逢辰』。他們志在報國，却偏偏是『生逢和親』。比照起我們來，就大不相同，我們是生逢抗戰，自然我們也遇到了今天的秦檜——×××一流。但今天的情況，與南宋根本不同，現在抗戰快勝利了，秦檜之流是無計可施了。不過無論怎樣，陸放翁先生這種愛國家愛民族的忠剛精神，是永遠

應該成爲我們的模範的。

文天祥

宋朝的文天祥丞相，被蒙古人殺害以後，在他的衣帶裏發現了這樣幾句話：

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；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

這幾句話，是用指血寫的。這幾句話完全說出了孔孟書上最精粹的部分，而爲國家民族成仁取義的人，乃是最無愧於孔孟的人。文丞相是最澈底的作到這樣仁至義盡的。文天祥，是江西吉水人。他是狀元出身，儀容俊美，年輕時候，可說是一位十足的富貴公子。可是一旦國難臨頭，他担任了國家興亡的責任，便馬上毫不留戀的拋棄了聲色園亭，詩酒風流，去吃人生最大的苦，終於在百戰之餘，還被幽囚三年，死在敵人的屠刀下。他生的時代，可算是最不幸的時代，但他留下的典型，却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典型。

當一二七三年的時候，蒙古人以圍攻六年的結果，打破了南宋的江北重鎮襄陽。明年，蒙古大元帥伯顏率大軍沿江東下，一直打到南京。這時候，文天祥正在江西贛州做知州。住在杭州的南宋政府，看見情勢緊急了，便下急詔叫各路兵馬勤王（就是保衛京師的意思）。旁人率到詔尚在觀望風色，文天祥便即日號召軍民，集結起一萬多人，星夜奔馳，趕到臨安（即杭州）。然而南宋的事情，却是非壞不可的，當時南宋政府的情形是這樣：上邊有個皇太后，是一位中年寡婦；下邊有個小皇帝，還得吃奶。事情全靠丞相陳宜中辦理，但他却動輒撒嬌，躲回家去，要挾朝廷給他說好話。政府既是這樣負責無人的「國糟現象，邊疆自然也就不和不戰，眼看着敵軍日進百里。文天祥是勤王大將，星夜奔馳回來了，這不是朝廷正該即日和他商決攻守大計嗎？然而偏不這樣，八月裏命他爲平江知府，一直被留閣住到十月，等陳宜中從家裏來了，才派他去上任。平江在如今的蘇州，然而文天祥才到平江的時候，敵人已經打到常州了！這叫他如何作戰守準備？不過文天祥真不愧是盡瘁爲國，他一到蘇州，便立刻派兵馳援常州，他部下的忠勇騎士，拚命戰敵，在常州城外血戰一晝夜，全軍殉國，無半個投降的人。朝中看見

蘇南大勢已去，乃令天祥退守餘杭。明年，又調回到杭州去做臨安府知府。但這時元軍已經圍困都城了，南宋政府乃命文天祥爲右丞相，到元營去和伯顏商議議和條款。

這時候，南宋政府又新添了一位賣國賊叫留夢炎。留賊是和文天祥一樣中過頭名狀元的讀書人，國家危亡了，叫他出來做丞相，和陳宜中共同負責。然而陳宜中這時竟向南方跑走了，留夢炎便決定寫下降表，不等文天祥交涉回來，先率領皇族的寡婦孤兒，投降了元軍。所以留夢炎算是從來讀書人裏邊最無恥的人。以後還更無恥，慢慢再說。

文天祥入元軍，正在和伯顏爭辯，蒙古人却說你們政府已經投降了，還講什麼！便把他和同去的幾十個人拘留起來，往北方押解。走到鎮江，文丞相和自己的門下朋友杜洪等十二個人擇斷枷鎖，黑夜逃出來，跑回冀州。這時，南奔的陳宜中，又在福州立起一個南宋臨時政府來。淮東淮西，還有兩路隊伍把守，淮東的大將叫李庭芝，鎮守揚州。淮西的主將叫夏貴，冀州的守將叫苗再成。文天祥逃回來，首先就找見苗再成。

這次脫險，是異常艱危的。但他倒並不會措意於這種艱苦，他只一味盤算着恢復大

業的方略。他有一首記這次脫險情形的詩，內中有兩句說：

不是謀歸全趙壁，

東南那個是男兒？

『全趙壁』，做男兒，這就是他謀歸的目的，也就是他一生奮鬥的唯一志向。但可怕的艱險還不只此。他見了苗再成，正在商量攻守大計；却不料先有逃回揚州的人，傳錯了消息，說文丞相投降了敵人，奉敵命回來勸大家一齊投降！這流言使首先激怒了抗敵大將李庭芝，當下傳令兩淮東西，到處捉文丞相，決定暫首示衆！苗再成得到此令，一面寫到文丞相絕不會降敵，但一面也不敢負責辨明是非，乃囑文天祥出城，然後給他命令看，把他關閉到城外，不讓進來。這時候，到處敵騎縱橫，兩淮制府又各派偵探，去訪拿文天祥，吩咐如發現果有投降情況，立地殺死。這種處境，可說是最艱難了。所以他

有兩句詩記這時的情況是：

山這一水，

無國又無家。

不過他終於爲文丞相的忠義所感動，乃以兵二十名送他到揚州。四更天到了城門下，聽見守兵說：『大家小心捉拿文丞相！』這才又不敢入城，沿江東逃。傷在路上又碰見了兵；殘在破牆裏幸得躲過，但又沒吃的；好容易向砍柴的要了一塊饅餅吃了點，走不到幾里，誰知他又碰上兵；隨從的入或被捉，或負傷，他竟偶然活着。杜潛等餓着抬他回溫州，才算脫離了這場無緣無故的危險。

回溫州後，和朝廷取得了連系，乃招集軍馬，由浙入贛，朝廷命他開府南劍州，都督各路兵馬。從此南宋的統帥責任盡個落到他身上。他的存亡，就是國家的存亡了。但從這裏我們便可以看出來，文天祥的時代，真是最不幸的時代。因爲蒙古人的南侵，是在遼寧、歐洲、席捲 中東。近東以後，才回師南向的。當時這蠻族，是無敵於天下的！文天祥在內幕碰上一個沒用的陳宜中，在外邊碰上這樣強大的敵人，提飢疲病卒，來支持垂亡的國家；有可爲之時不要他爲，無可爲之時才大家推手，一齊交給他來爲；這就是文天祥的時代過際。所以說這是頂不幸的時代。然而他並不悲觀，自入汀洲（即南劍洲）後，邊軍四出，到處收復城池；從此寸寸抵抗，一直由福建轉戰到廣東邊上，一二七五年

六月，打下興國，反攻贛州。贛州是天祥從前鎮守的地方，遠近幾十縣的人民豪傑，都聞文丞相又回來了，大家正受不下敵人的壓迫，於是到處起兵響應，旬月之間，收復失地千餘里，江西震動，這是天祥軍的極盛時代。眼看贛州的敵人也快被消滅了，却不料這時給蒙古作事的漢奸李恒忽然一面揚言增援贛州，一面竟突襲文天祥於興國。這種猝不及防的奇襲，使天祥後方吃了大虧。李逆還一直追趕到方石嶺，到空坑，擄去了文天祥的宗卷兒女，天祥部下大半戰死。文天祥自己本來也是走不掉的，全虧了他的一位忠勇部將趙時賞，當時正坐着一乘大轎，敵人問『你是誰？』時賞自稱『我姓文！』敵人捉了這個替主將犧牲的假文丞相，文天祥才得走開。趙時賞並且假裝派頭，把被俘的重要將領都故意當作馬夫火夫訓斥一番，敵人信以為真，放走了不少。

文天祥脫了這又一次的危險，重振隊伍，還是繼續轉戰不息，堅持贛南粵北的陣地。直到十二月，做蒙古都元帥的最大漢奸張弘範攻下潮陽，又突襲文丞相於五坡嶺，隨從將士自空坑得脫者，至是皆戰死，文天祥急吞毒藥自盡，不死，不幸被俘。從此就被押解北平，一直到被害。而南宋失掉了這位鞠躬盡瘁的文丞相，國家也就跟着被滅亡了。

當文丞相被俘的時候，敵兵把他擄上去見漢奸張弘範。這位大漢奸還想拉人下水，說什麼『丞相忠孝盡矣，如果投降，保你還做丞相』等屁話；文丞相懶得和漢奸說話，只給他一首過伶仃洋的時候寫的詩看：

惶恐灘頭說惶恐，

伶仃洋上嘆伶仃。

人生自古誰無死？

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張賊看了，自己也覺着有點臉紅，才不敢再多說廢話。被解赴北平的途中，天祥絕食八日求死，但又被敵人強迫進食。到北平後，蒙古主還打算博一個不殺忠臣的虛名；又有幾個降官，打算聯絡十來個投降份子聯名保釋文天祥，偏是那位最無恥的留夢炎說：『我們投降，爲的富貴；文天祥如此威望，一旦出而復振，打敗新朝，我們的富貴那裏找去？』一夥混蛋，被這奸賊一恐嚇，富貴要緊，敵人退後，文天祥便終被害死。這是一二七八年，文丞相才四十七歲。

我們常以文天祥遺留的典型是最偉大的典型，還不僅在於他的誓不屈，更在於他的『死而後已』的精神。他悲嘆他自己：

有心扶日月，

無力張乾坤。

他自己平素下的決心是：

自當皆守死，

義不污腥膻。

這就是孔夫子『知其不可而爲之』的精神，抱着這種精神的人，他的奮鬥也許一時不會成功，但他的精神却可以永遠鼓勵後來的人，終於得到澈底的勝利。在他自己說，則謂之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』。文天祥的時代，就是這種一時不易獲得成功的時代，所以他只能成爲一個事業未完成的先烈。但我們却逢的是最最有作爲的時代，所以我們更應該繼承並發揚這種偉大的民族傳統精神，和敵人搏戰到底。

『鐵面心史』的故事

『鐵面心史』，是一部古書的名字。這部書的內容寫的什麼，暫且不談。想是他本身的身世和流傳的經過，却就包涵着一部傷心的亡國痛史和放射着民族氣節的萬丈光芒。現在不介紹大家讀『心史』，先讀『鐵面心史』的故事。

南宋亡國，是一二七九年的一件事。一二七三年，蒙古人打開了襄陽；一二七六年攻下臨安；到了一二七九年，漢奸張弘範當了蒙古滅華軍的都元帥，帶領異族鐵騎，一直把宋朝政府趕到廣東新會縣的崖山，幾天工夫屠殺了中國軍民二十萬人。最後，宋朝的忠義老將陸秀夫背着皇帝跳海淹死，從此蒙古人遂完成了混一歐亞的大元帝國。而中國人却做了悲慘的『四等奴隸』——蒙古人把老百姓分爲四等，長江以南的中國人被列入最悲慘的四等裏邊，叫做『南人』。『南人』在當時，是可以隨便打，隨便殺，隨便竊淫和搶掠的對象。

到南宋快要亡國的時候，有位姓鄭的太學生，曾經跑到臨安，沉痛的給皇帝上書，貢獻挽救國家的計劃，可是那時候正是奸臣竊取國權，竟認為他是多管閒事，不加理會。不久，國勢被滅，竟以這也冤不了被誅。這位鄭先生只得改名棄職，遁歸蘇州。這就是『戲面心史』的著者。他的原名鄭思肖已經失傳，我們現在只知道他到了亡國以後，因為要表示反對北方的敵人，所以起名叫『所南』；又因為想念故國，所以字叫『思肖』——『肖』字是半個『趙』字，宋朝的皇室姓『趙』故也。

所南先生是中華民族有氣節的忠孝男兒。亡國以後，他在幾十年中間，都是面朝着正南來坐，表示自己絕對不是北方敵人的順民。聽見有人說蒙古話，便急忙掩起耳朵走開，聲明學習這種做奴才的工具是最可恥的。他不素善畫蘭花，亡國後畫蘭却不畫根；有人問這是什麼道理？他說：『土地被敵人搶去，你不知道嗎？』到臨死的時候，託一位朋友給預先做了個牌位，預備往墳墓上安，上邊寫着『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』。他所以自稱『不忠不孝』，是因為他自己覺着沒有能夠作出恢復故國的事業，所以很沉痛的來這樣責備自己。其實所南先生才是最忠孝的人，不忠不孝的逆賊，只有張弘範賈似道。

事；而到了今天，所南先生和那些好人，就成了吳承仕朱惺公和汪精衛等的對照。

所南先生在亡國以後著了一部書，叫做『心史』；內中有些露的是民族復興的理論和計劃。他因為害怕被敵人發現燒燬了，所以拿兩口鐵箱子套裝起來，封面上寫明『大宋遺臣鄭思肖百拜封』，沉入蘇州承天寺的井底，好讓隨保存到後世，希望有人發掘了出來，知道中華民族受難的經過，來做復國報仇的事業。這種亡國孤臣的用心，真是血淚酸辛，永遠值得崇敬。

這口包藏着民族血淚的鐵箱子，一直在井底埋藏了三百多年，直到明朝的崇禎十七年，才因為天旱淘井挖出來。那時候，正又是滿洲人的侵略，一天因似一天的時候；所以蘇州民衆一見到這樣一件含着莊嚴沉痛意義的遺物，便都感動得流淚稽首；而當時的巡撫張國維先生，趕緊給所南先生建立起祠堂，把『心史』刻印流傳，原本連鐵函都奉在廟中。我們今天所見到的『鐵函心史』，就是這樣流傳下來的。

這部書既是光榮的民族氣節的結晶；它的出世，又適當異族殘暴蹂躪中國的時代；而更碰巧的是，正落在幾位忠烈的民族先賢手裏。刻書的張國維先生，是浙江金華人

；滿清兵蹂躪江南，先生以文官帶兵，和敵人艱難自戰，整整打了一年；最後清兵攻平紹興，先生還急返故里，準備振旅再舉。既而敵人追至，先生乃流淚嘆息說：『我的精力竭盡了，一死報國吧！』作絕命詩三章，跳入池中自殺。

幫助『心史』流傳的，還有一位民族先烈錢謙樂先生。錢先生，字希聲，浙江寧波人，是明朝的刑部員外郎。『心史』發掘出來後，他首先作詩稱首。袁彭鄧所南先生的忠孝大節，他勵大家肩負起挽救眼前同樣的國家危難的重任。追清兵犯中原，破南京，先生乃和一般忠臣志士資助義師，在江邊百計抗敵，保衛了東南沿海一半以上。後來錢謙樂陷，先生在海道轉福建，幫助明朝的唐王整軍經武，歷盡艱難，心力齊瘁，憂憤之餘，卒於海外而葬琦山，不愧是鄧所南先生的異代知己。

錢謙樂先生的兩首『心史』詩發表後，歸玄恭先生也眼着和了他八首。從此心史便流行天下。這位歸先生名莊，是江蘇崑山人，亡國後改名『鹿門』。當時的漢奸碰到他，沒有不這一頓罵的。因此和同鄉的顧炎武先生同時被一般無恥之徒當作『怪人』，他們倆像這兩個人爲『歸奇顧怪』。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，漢奸們都要罵如何如何効忠

重慶，如何如何認識作父，歸顧兩先生却說的是如何報仇，如何復國的事情，自然還好，但是他們奇怪了。

最後讀一讀顧亭林先生的『鐵函心史歌』：亭林先生，就是顧炎武，他和一般灰心失望的遺民不同；他不但永遠仇視敵人，他還終身在觀察形勢，訪問豪傑，研究經濟政略，做著規模宏大的恢復計劃。他的母親，是一位遠範的民族烈母。滿清隊伍焚掠到蘇常，顧亭林先生叫到自己身邊吩咐道：

『我是婦人，亦不忍於國破家亡之後，再爲異族奴隸；汝勿作敵國臣子，勿辱沒祖先光榮，我死而無憾。』

說罷，絕食十五天而死！亭林先生眼見母親的自毀，又親受了這一番遺訓，更激勵了他胸中的民族仇恨。請看他自己的議論：

『……當滄海橫流，風雨如晦之日……其隨世（即投敵）以就功名者，固不足道；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，然且改行（即變節）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。……吾老矣，將以訓後之人，冀人道（即起碼的爲人條件）之猶未絕也！』

亭林先生認爲『死』這件事情雖然也很重大，可是『苟活』却萬萬要不得！當他母親爲國自盡後，他曾受明魯王的召請，去福建勸助抵抗清兵，結果因葬母沒有去成。却還有個做了漢奸的姓葉的，竟打算暗暗捕捉他去奉獻給敵人，以作自己的進身之階。先生於是扮作商人，逃往江浙一帶。後來先生的叛僕陸恩，又到滿清的衙門報告他『通海』。（當時因爲明朝魯王，唐王在海上，所以滿清把內地老百姓歸心海上的叫做『通海』，也就像日寇今天在淪陷區把歸心祖國的愛國同胞侮罵成爲『通匪』）。先生善圖術，親自把陸恩捉住，擲入海中。後來，那位葉賊又把先生報告出來，被滿清衙門捉來下送監中。先生的朋友們急了，便去求救於錢謙益——這個無恥匹夫，原是明朝的大官，先投李自成，又降滿清，雖然會作詩文，却是周作人一流的頂醜惡的敗類。他竟提出條件，要亭林先生給他遞門生帖子，他才肯替他謀救。大家知道亭林先生是寧死也不會這樣做的，便背地裏寫了一個假的門生帖給錢謙益送去。亭林先生在監裏聽到了這消息氣得不得了，要帖子既要不回來，便寫了幾百張宣言，託人到處散發，聲明『殺身事小，給漢奸做門生却不是人幹的！』弄得錢謙益連帶羞，在人前簡直不敢出氣。後來亭林先生被

劈的人救了出來，從此漫遊華北，一直籌劃軍略經濟上恢復故國的事情。他的『離國心史歌』是這樣：

『有宋遺民鄭思肖，痛哭胡元移九廟。獨力難將漢鼎扶，孤忠欲向湘臺吊。著書一卷稱心史，萬古此心心此理。千尋幽井置鐵函，百拜丹心今未死。胡虜從來幾百年，得逢聖祖再開天。黃河已濟人不待，沉沉水府留光影。忽見奇書出世間，又驚胡騎滿江山。』

……陸公已向崖門死，信國捐軀赴燕市……』

我們讀了這首歌，再追憶心史的著作和流傳的經過，覺得牠真不愧是一篇表示民族氣節的堅貞壯烈的史詩！這種鐵函藏書，水底埋恨的精神，是中華民族最不可征服的精神，我們應該向這些民族先烈致敬！

最令人憤怒的，是日寇演奸年來在淪陷區大肆侮辱先烈，糟蹋到我們忠義的祖先頭上！他們『尊孔祀岳』，給文天祥修祠堂，給堯帝廟起養會，嘴裏『談忠談孝』，提倡『讀經復古』；並逆還大唱過什麼『恢復民族固有道德』，這些東西，真比錢謙益張弘

範之類還無恥，還卑劣。我們應該表彰真正的民族氣節。應該把民族先烈含淚忍辱未能完成的『民族解放』事業，完成到底。文天祥不是敵人可以祭的，岳武穆不是漢奸可以侮辱的；我們民族固有道德，是大忠大孝，忠於國家，孝於民族，是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的民族氣節，但這都不是敵僞所得而奪的。我們要拿出最悲壯的歷史事實來打碎敵僞污蔑我先烈的無恥醜行。

7545

定價
八元